

主編
弘學

佛學叢書

中觀學概論

■ 弘學 著



巴蜀書社

主編
弘學

佛學叢書

中觀學子概論

弘學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观学概论 / 弘学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12
ISBN 978-7-5531-0585-7

I. ①中… II. ①弘… III. ①中观派—概论 IV. ①B9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5160 号

中观学概论 (佛学丛书)

ZHONGGUANXUE GAILUN

弘 学 著

丛书策划	林 建 侯安国
责任编辑	侯跃生 杨合林
封面题字	传 印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40mm×170mm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585-7
定 价	4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总序

弘学居士，本名李英武，祖籍四川。我是上世纪90年代通过书缘与他认识的。当时图书市场有一套佛教的书，内容涉及较广，谈佛理很多，给我的印象很深。书上的作者署名“弘学”，这个名字没有听说过，看上去像是居士的法名，适逢玄奘研究中心开展活动，有人推荐了李英武参加，经过接触我才知道原来李英武曾经皈依过著名的高僧正果法师，取名弘学，这成为以法名撰写是书的缘由。之后，在一些佛教的学术活动中，我与李英武的接触日渐增多，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四川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自古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从古代到现代，四川在中国政治及文化领域都出现过不少杰出人才，四川的政治家是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文人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师，就是佛教的出家人，也是创宗立派的祖师，《明州阿育王山志》卷八下危素《有元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住持兼住天童景德禅寺佛日圆明普济禅师光公塔铭》载，仅“宋自南迁都虎林，大刹相望，其说法居尊席者，多蜀之大浮图……”。佛教入川历史悠久，影响甚广，千余年来不仅形成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而且还孕育了像马祖道一、圆悟克勤、破山海明等一代大家，对中国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形成了以四川为中心，弘传于西南及周边地区、独具特色的川派佛教。特别是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时四川的重庆成为中国佛教中心，太虚大师以汉藏教理院为基地，致力于培养佛教僧才，宣传抗战思想，广行慈善事业，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弘扬研究佛学一直是四川佛教的传统特色，马祖道



一提出“即心即佛”的思想，推动了禅宗南宗的思想发展；圆悟克勤致力于禅门思想的整理，其所著的《碧岩录》被认为是宗门第一书；当代王恩洋居士专研唯识，是当代中国唯识四大家之一。总之，佛学作为四川佛教的核心成分，曾经为中国佛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佛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弘学居士是当代佛教著名高僧正果法师的弟子，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在校期间学习藏语，接触佛教，并在业师吴泽霖教授指导下继续研习，学问日精，为后来的治学打下了深厚基础，如此才能够取得今日之成绩。他善于思考，写作勤奋，通达佛理，精研宗派，广纳各家，深入浅出，几十年来撰写与编著了数十种佛学著作，在学术界和佛教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佛学研究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国思想与传统文化作出的最大贡献。历史上僧俗两界人士都在致力于佛学研究，撰写了大量著述；现今也是一样，我国佛教界内外一直不断地有人在发扬这个传统。弘学居士研究佛学的特点：一是学问广博。佛教有汉、藏、巴利三大语系，弘学通达汉藏双语，故对汉藏两支佛学皆有涉及，显密皆通。二是基础知识扎实。他的佛学著作表述清楚，鞭辟入里，有证有修。三是理论功底深厚，大小乘兼达，八宗并弘，贯通佛史。四是注意资料的整理，搜集编纂了很多佛教资料，特别是措意于近现代唯识与中观的研究，选编了厚重的资料集。五是有深入的显密修持经验，功底深厚，并有实证。

现在，弘学居士将所有的佛学著作整理出版，集腋成裘，惠及士林，泽及众生，是一件大功德，庚续了四川佛学的传统，功莫大焉！是为序。

黄心川

2015年元月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序 一

《中观学概论》和《唯识学概论》两书的作者弘学居士，本名李英武，重庆南岸人氏。外祖母、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弘学是我汉藏教理院同班同学正果法师的忠实弟子。1993年他写了《佛学概论》，我专门为他写了序，并希望他能“写出中、高两级佛学院校学生阅读的佛学书籍，并作为各级佛学院校的教材或参考资料”。次年，他奉赵朴初会长之命，又写了《藏传佛教》。两书受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十六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中国佛教文学》、《中国佛教简史》、《佛教图像说》、《曼荼罗文化艺术丛书》四种、《中国佛教各宗派丛书》八种、《禅门风姿》、《净土探微》等数十种佛学著述，同时注疏了数十部佛教典籍，选编了《中国历代高僧名著精选》上、中、下三册，并对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唯识论文进行了收集，汇编成《唯识论文集》二册。弘学在弘扬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有广泛的影响，受到尊崇。

弘学受过严格的佛学教育，受到过很多大师的熏陶。他是学藏学的，佛学基础启蒙于梁在农（智慧法师）教授。梁在农早年执教于龟山书院，随王恩洋先生研究唯识，后随能海法师入藏，为哲蚌寺格西。弘学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藏文，梁在农就是他的藏文老师，并指导他读《百法明门论》、《五蕴论》等，从而奠定了他的佛学基础。继之，他先后依止阿旺洛追扎巴、密悟格西。特别是密悟格西，弘学依止他学习格鲁教派规定之功课，长达四年之久。弘学与夫人明圭居士就是经密悟格西介绍而与



他结合的。弘学皈依正果法师之后，有机缘得到法尊法师的教诲。法尊法师是精通汉藏两大语系佛教的大师，见地上是持格鲁教派的应成中观见，与密悟格西是西藏同学，这对弘学跟随密悟格西所学佛学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很有助益。可以这么说，弘学的中观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法尊法师和密悟格西的应成中观见的佛学思想。

正果法师十分重视法相唯识学理论，他“学在唯识，行在禅宗”，并把法相唯识当成佛学入门必备的基础知识。正果法师的唯识学是十分传统的，恪守原典的结构，师承太虚大师和雪松法师的唯识学体系；而梁在农教授又是欧阳渐和王恩洋先生的体系。弘学能从近代的两大唯识学的体系中去折中体会，这从他的《唯识学概论》中可以看到，实为难得。正果法师师事法尊法师四十年如一日，对法尊法师翻译的《辩了不了义论》曾写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对藏传佛教亦有很深的研究。可惜他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实际教务领导工作太忙，未能从法尊法师学习密法的修持。弘学则不然，在修持上他有殊胜的因缘，于噶举、觉囊、格鲁等藏密教派和东密都有着法脉的传承。从客观上讲，弘学“遍学佛法八宗，行在藏传密教”。

在汉藏教理院的再传弟子中，弘学是很有独特性格、学识渊博、“现代式”的佛教学者，而且解行并重，从他所有的佛学著述和经论疏注中，处处以因果理法去阐释佛教的实践行门。每每强调，所有的佛教经论，都是为宗教实践服务的，这与“现代式”的佛教学者又有所不同。他把佛法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净化己心，完善人格，最终达到人佛一体，体现出太虚大师“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真现实”的精神。弘学的佛学著述中，实践着正果法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追随着正果法师“永做菩萨度众生”遗愿。据我派在弘学身边工作的弟子蒲正信讲，弘学已发大愿：“乘愿海会再来时，千里云海寻旧师。”

最后，寄语弘学贤侄，希望能坚持以法为依，以佛陀之见为见，以无我的精神，以自己的佛学知识，广行利乐有情和庄严国土之事，不要停笔。但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

惟 贤

农历己丑年五月十五日于重庆南岸涂山寺



序二

《中观学概论》和《唯识学概论》两本书是弘学居士的近作。虽然他已年过古稀，老衲仍长他三十有三。弘学居士是我的挚友，真可谓忘年之交。他以微薄的润笔，自建“苦寮”茅蓬于双流古镇黄龙溪锦江左岸一小丘之上，“剪草成三径，瞻云为四邻”，伏案于青灯黄卷之下，笔耕舌耨，过着“琴声棋声读书声，风清月清两袖清”的“农禅”生活。弘学居士自撰一联：“读书人家地位低，佛门弟子品行高。”从他自己写出的这些诗词中，体现出了苦寮真实的生活。

老衲与弘学居士交往三十余年，知道他受业于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和夫人马时芳先生（曾任沈钧儒先生秘书），先后曾问学于老衲之友人梁在农教授（智慧法师，随能海法师入藏学法成员之一，弘学居士随梁先生学习藏文，梁是他的佛学启蒙老师）、杨伯平（中山先生国民政府主事）和夫人谢少华先生（词人，赵熙唯一的女门人）、何煜荣先生（原国民政府国防部教导总队中将司令、起义将领、成都参事室参事）等耆宿。1956年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期间，经梁在农教授及弘学的同窗好友木雅贡布（贡噶活佛的弟子）和慈车巴典（甘孜土司，时任甘孜县副县长）引见，三次谒见噶举教派贡噶活佛，蒙授金刚三昧耶戒，并获童七灌顶、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及名词灌顶，赐名索南泽仁。1957年在北川县建设乡曾依止觉囊教派阿旺洛追扎巴，研习时轮教法及六支瑜伽，受益匪浅。1962年到1964年在成都依止密悟格西（随大勇法师入藏学法成员）学法，完成了格鲁教派五部论典的研习。1972年皈依正果法师





(原中国佛协副会长、北京广济寺方丈)，为忠实弟子，故赐名弘学，因而得到法尊（藏学家、译经比丘）法师的教诲。弘学居士还与学术界之泰斗，如黄心川教授、王尧教授，台湾李志夫、李耕芸先生等交往甚深。黄心川教授对弘学居士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评价甚高，十分钦佩他的这种“新时代的玄奘精神”（《唯识论文集·序》）。王尧教授评价他说：“能把高深的佛学，做到一般的人能看懂，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弘学居士早年受业于名师，问学于大德，皈依于高僧，交游于贤人。为人豁达、淡泊名利，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辛勤于佛学研究及普及工作，他把佛学作为文化来普及，提升到学术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回向于社会，他的这种学术思想，是值得推广的。弘学居士在汉藏佛学和儒学上，得到如上述之耆宿的指导，从而形成了他在学术领域的智慧与明敏、博学与多闻、独到与缜密。正因为有如此的功底，才能在他千万余言的著述中，飘逸出举重若轻的雄厚内力。因此，学术界和佛教界均称誉弘学居士的成就为“遍种香花映佛缘”。

《中观学概论》和《唯识学概论》两书的出版，老衲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骄傲。因为弘学居士不仅是老衲的忘年之交，他还是应天佛教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兼学术部导师。他的学术成果，也可算是应天佛教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成果。为此，老衲欣然命笔为序。

应天佛智

己丑佛诞日



绪 论

古印度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从部派佛教发展至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由佛塔信仰之菩萨团而始，至有大乘中观、瑜伽等学派次第衍出。佛塔信仰之菩萨团，除礼拜佛塔外，更进一步编辑属于他们的经典，首先有完成于公元前后的《般若经》，其次有《法华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等，分别为菩萨团所辑成。此种大同团结和谐之精神，成为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大乘佛教之思想立场为“空”（梵文 śūnyatā）。所谓“空”，原指“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没有之状态”，亦即认为于此现象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执著之物，所以除非抓住能生存之东西，否则就不能说是真正存在。就存在本身而言，仍须透过眼前之事象方能把握，此外别无他途。故《般若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此理。初期大乘佛教学说之集大成者龙树，于其《中论》一书中，彻底阐述了“空”之理论，成为以后大乘佛教之理论基础。

“空”，就信仰实践而言，指空、无我之行，例如布施，为“三轮体空”之布施。就此观点而言，初期大乘佛教，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可说颇能回归佛教本来之纯粹立场。然初期大乘佛教经典亦与原始佛教经典相同，缺乏教理之组织、整理。发展到中期大乘佛教时期，初期的大乘思想得到发展，并着重于学术性、哲学性之研究。即除初期大乘思想外，另加入中期独特之新思想，并受部派佛教教理及外教哲学思想之影响，发展成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学派，即常说的空、有二宗。



目 录

总序	黄心川 (1)
序一	惟 贤 (1)
序二	应天佛智 (3)
绪 论	(1)
第一章 中观学派之源流及传承	(4)
第一节 中观学派理论在印度之源流	(4)
第二节 中观学派在印度的传承	(9)
第三节 中观学在印度的发展	(13)
第四节 中观学派在中国的弘传	(15)
第二章 中观学派所依的典籍	(27)
第一节 中观学派所依般若经典	(27)
第二节 中观学派所依之《华严经》	(32)
第三节 中观学派所依之《维摩诘经》	(37)
第四节 中观学派所依之《妙法莲华经》	(43)
第五节 中观学派所依之《大般涅槃经》	(49)
第三章 中观学派的论典	(55)
第一节 龙树的主要著述	(55)
第二节 《中论》概介	(59)
第三节 《中论》之重要注疏	(64)
第四节 我国对中观学派著述的疏注及论著	(69)
第四章 中观学的根本论题	(77)
第一节 缘起与实相	(77)



第二节 自性与空	(81)
第三节 缘起性空	(87)
第五章 二谛义	(104)
第一节 二谛概说	(104)
第二节 三论宗之二谛义	(109)
第六章 八不中道论	(116)
第一节 八不中道概说	(116)
第二节 八事四对之解说	(119)
第三节 我国三论宗论八不中道说	(126)
第七章 一乘义	(136)
第一节 大乘法与一乘义	(136)
第二节 会三归一	(140)
第八章 佛性义	(148)
第一节 佛性概说	(148)
第二节 中道佛性义	(152)
第三节 本有与始有	(158)
第四节 如来藏义	(161)
第九章 中观学派之实践	(165)
第一节 观行与观智	(165)
第二节 顿渐与偏圆	(170)
第三节 菩萨阶位与断证阶位	(175)
第四节 佛教终极之实践目的	(188)
后 记	(193)



绪 论

古印度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从部派佛教发展至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由佛塔信仰之菩萨团而始，至有大乘中观、瑜伽等学派次第衍出。佛塔信仰之菩萨团，除礼拜佛塔外，更进一步编辑属于他们的经典，首先有完成于公元前后的《般若经》，其次有《法华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等，分别为菩萨团所辑成。此种大同团结和谐之精神，成为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大乘佛教之思想立场为“空”（梵文 śūnyatā）。所谓“空”，原指“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没有之状态”，亦即认为于此现象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执著之物，所以除非抓住能生存之东西，否则就不能说是真正存在。就存在本身而言，仍须透过眼前之事象方能把握，此外别无他途。故《般若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此理。初期大乘佛教学说之集大成者龙树，于其《中论》一书中，彻底阐述了“空”之理论，成为以后大乘佛教之理论基础。

“空”，就信仰实践而言，指空、无我之行，例如布施，为“三轮体空”之布施。就此观点而言，初期大乘佛教，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可说颇能回归佛教本来之纯粹立场。然初期大乘佛教经典亦与原始佛教经典相同，缺乏教理之组织、整理。发展到中期大乘佛教时期，初期的大乘思想得到发展，并着重于学术性、哲学性之研究。即除初期大乘思想外，另加入中期独特之新思想，并受部派佛教教理及外教哲学思想之影响，发展成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学派，即常说的空、有二宗。



中观学派系以龙树之《中论》为基础，宣传空观的学派。为何称“中观学派”呢？因为中乃不偏不正之义，指离二边之偏邪。中观即离开二边之极端、邪执，为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或曰观点、方法。龙树是发扬一切皆空的，以他的代表作《中论》来说，不名为“空”而名之为“中”，可知龙树在揭示缘起、空、中道的同时，更以不落两边的中道为终极。在《中论》里，每一品都称之为“观”，如《观因缘品》、《观邪见品》等。观，就是观察，正确的观察缘起、空、中道，从论证的观察到体证的现观。所以，后来都称以《中论》为基础的龙树学系为中观学派，或中观宗；称中观的学者为中观师。

中观学派认为，由世俗之名言概念所获得之认识，皆属于戏论范围，称为俗谛；唯有依照佛理而超常现观，方能证得诸法之实相，则称为真谛。从俗谛而言，因缘所生法，一切皆有；从真谛而言，一切皆无自性，皆毕竟空。然世俗有即是毕竟空，毕竟空即存在于世俗有中，若不依俗谛，则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即在理论上统一性空与方便；在认识上和方法上，统一名言与实相，俗谛与真谛；在宗教实践上，统一世间与出世间、烦恼与涅槃，即所谓假有性空，不著有、无二边之观点，此即是中观。

“空”为佛法的特质所在，缺了空就不成究竟的佛教。佛法的目的，主要是转迷启悟，转染还净。佛教从现实的人生出发，使人觉悟到人生之所以有重重的痛苦不自由，由于所行的不正；行为之所以不能合乎正道，由于知见的不正，对于人生真相缺乏正确的悟解。佛法针对此点，勘破虚妄以见真实，远离边邪而归正道；而表示遮妄离邪的否定，但最适当的名称则就是“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以相依相缘的关系存在的，相依相缘的存在与生起，称为“缘起”。凡是缘起的，无不受着种种关系与决定；受种种关系条件而决定其形态与作用的缘起法，即不能不是无自性；无自性的，即名之为“空”。也就是一切存在之物中，皆无体、实体、我等，此一思想即称空。缘起即空，是中观学最基本最扼要的论题。

如前所说，中观学派以龙树《中论》为根柢，宣扬般若空观。《中论》之说法为觉悟一切之存在皆源自缘起性（互相依存之关系），



不主张“无”，亦不主张“有”，而主张真空中道之正观。龙树之门人提婆著《百论》等书，以破斥外道及小乘教义，罗睺罗跋陀罗则注释《中论》中“八不”之意义。笈多王朝时代初期，则有梵志青目所撰《中论本颂注释》、婆藪开士撰有《百论本颂注释》。其后，四至五世纪出现之佛护之系统，称为具缘派；清辨之系统称为依自起派，此即中观学派分出之两大派系。此二人皆为僧护之弟子，此外又研习龙树之学。佛护主张缘起诸法之毕竟空，清辨强调自俗谛门观缘起法皆无自性不可得，若自真谛门看，则主张一切法皆有常住之本性存在。佛护的具缘派系中，于七世纪顷有月称论师出，著《中论注释》，中观学派得以大发展。月称论师曾对清辨之《中论注释》予以激烈抨击，其思想传入我国西藏并广泛流传；佛护的具缘派则观誓等论师为代表而被发扬。七至八世纪之际，中观学派与瑜伽行学派有交互流通之趋势，终于形成寂护、莲华戒等为代表的中观瑜伽派，与密教同时流传，直至印度佛教衰落为止。

在我国汉地，中观学派由鸠摩罗什开始系统地介绍至中国后，发生极大之影响，隋唐时之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等诸大宗派，均以中观学派之创始者龙树及其经典为立宗之重要根据。



第一章 中观学派之源流及传承

第一节 中观学派理论在印度之源流

公元前后，除比丘教团外，各地均有在家佛教信徒团体成立，彼等自称菩提萨埵，意为求觉悟者，略称菩萨。菩萨一词于本生谭中，原指佛陀之前身，特用于未达佛果之修道阶段；上述在家信徒特具信心，自信必能成佛，故亦自称菩萨。此种教团中，亦有来自比丘教团者，彼等信徒逐渐纂集，传诵异于当时经藏《阿含经》之经典者，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华严经》等大乘经典。此类经典叙述般若空之思想，并以诗歌赞叹佛陀永恒之生命，强调“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思想，并呵斥声闻之希求自度乃不了义，重视六波罗蜜之实践德目，尤其强调布施之重要性。其行动不仅具有社会性、实践性之意义，且渗入了浓厚的宗教情绪。这种教团就是菩萨团。

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一部分佛教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佛教教团随菩萨团的产生，由“森林哲学”迈向了“社会哲学”。比丘使自身的生活迈向社会，并接纳在家男女为信徒；同时，他们也加入菩萨团中，积极参与或干预现实生活，从而大幅度地更新了佛教的早期观念。公元前1—3世纪，这种思潮在印度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王朝，以及恒河平原上的吠舍离等地，纷纷涌现出来，与早期佛教教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立。这种思潮逐渐成熟，其秉持者往往自称“方广”、



“方等”或“大乘”，以后则汇集成了统称“大乘佛教”的思潮。

案达罗是大乘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的故乡，他生于此，卒于此，思想影响非常深远。但关于案达罗整个佛教的背景，由于史料的缺乏，现今所知甚少。不过据北凉县无谿译《方等无相大云经》卷六记载，佛灭后700年，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无明”，其城曰“熟谷”，其王名“等乘”。王死之后，王女增长嗣位，威伏天下，支持佛教，摧伏邪见，遍阎浮提起七宝塔，供养佛舍利。学术界普遍认为，“无明”即是案达罗的误译，“熟谷”指克里希那河南岸的驮那羯磔国，“等乘”则是娑多婆汉那的意译。增长女王在娑多婆汉王朝昌盛时期当权，是确有其人其事，说她特别提倡建造佛塔，与那里流行的崇拜完全一致。在公元1世纪，案达罗地区还出现过名叫“方广道人”的一个极端派别，他们倡导“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见《大智度论》卷一），号称“方广部”，亦曰“大空宗”，龙树斥之为“恶趣空”（将“空”视为虚无，即否定因果道理，不知缘生无性之理而缪解定义，执著于断空之见，否定真俗二谛）。他们主张，人界所见的佛陀及其一生行事，只是佛的变化示现，佛、佛所说法、佛接受布施等等，本质上是空无所有的。同样，僧团也不是实体，供养僧团也不会得到什么福报。又据《论事》记载，方广部还主张，在信仰和践行一致的条件下，出家人可以结为夫妇。这些说法虽属外道言论，但已经含有大乘空宗的思想。

中观学派的思想，虽然来源于《般若》等经典，但导源于原始佛教圣典《阿含经》。在声闻学者讲释空义，解释“我空”和“法空”时认为：我空即人我空无之理。凡夫之人妄计色、受、想、行、识等五蕴是我，强立主宰，引生烦恼，造种种业。佛为破除此一妄执，故说五蕴无我之理，谓“我”仅为五蕴之假和合，并无常一之主宰。声闻、缘觉等二乘人闻之而入无我之理，称为人空；法空，即诸法空无之真理。二乘之人未达法空之理，犹计五蕴之法为实有者，佛为破此一妄执，故说般若深慧，令彼彻见五蕴自性皆空。菩萨闻之而入诸法皆空之理，称为法空。在原始佛教圣典《阿含经》里，已经有了“五蕴”的理论，在部派佛教教理，对人、法二空亦有不同的看法，由此